

蘭鉄头红旗不倒

文秋 柯藍



022
0028

蘭鉄头紅旗不倒

上 部

文 秋 柯 藍

插 图： 罗 盤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布胡同 22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 150,000 開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 $7 \frac{5}{16}$ 插頁 8

196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冊

前 言

斧头不怕硬絲柴，
一顆紅心怀里揣！
生死只有一條命，
忠心為的蘇維埃！

這首山歌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流傳在湖南瀏陽一帶。唱起這首山歌，就會想起當年瀏陽的蘇維埃運動和游擊戰爭。瀏陽從馬日事變以後，就遭到反革命的血腥鎮壓，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失敗後，瀏陽的工农武裝又隨毛主席上了井崗山，留下了黨的地下組織在繼續活動。到一九二八年平江起義後，成立了紅軍第五軍，在農民武裝的配合下，終於开辟了湘鄂贛蘇區。從此，在白色政權的包圍下，不斷出現了小塊的紅色政權。瀏陽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從一九二八年冬就在雙洞成立了第一個區蘇維埃，接着，第二、第三個蘇維埃政權出現了。農民們紛紛參加革命，起來鬥爭，這裡寫的就是發生在這時期的鬥爭故事。

目 次

前言	1
一 飞鋼叉鉄头聞名	1
二 打生豪鉄头上牌	9
三 表决心飞刀杀人	16
四 失联系逃难做工	27
五 一心革命忘風險	37
六 断衷腸夫妻分手	53
七 闊鉄头月夜被捕	67
八 吃尽苦英雄归队	81
九 胡队长巧計突围	96
一〇 李长胜輕敌被抓	108
一一 失机密人头示众	120
一二 抬桌子拚死炸碉堡	131
一三 犯錯誤自請請罪	141
一四 雷埋伏雨夜被围	150
一五 突重圍长胜牺牲	159
一六 仙女庙叛徒告密	170
一七 陷絕境赤胆忠心	178
一八 双枪手紅旗不倒	193

一九	新战士深山新苦.....	206
二〇	蘭鉄头大鬧鉄山界.....	214
	后記.....	229

一 飞鋼叉鉄头聞名

湖南浏阳县南乡，有一个岩前鎮，这个鎮上住着七、八百戶人家。这一年，在离岩前二十里地的文家市，成立了第八区苏維埃政权。岩前鎮上也建立了八区十乡苏維埃。这件大事轰动了岩前乡三、四千人。男男女女都到岩前鎮上来看庆祝大会。

庆祝会开得很熱鬧，只見一群一群的人直往街上涌来，几副鑼鼓声“咚咚鏘鏘、咚咚鏘”敲得象打雷一样。人群象潮水一般，一涌过来，一涌过去。这样熱鬧的会场，真是几十年来也沒有碰到过。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輕小学教員郑世兰，个子很高，他是这里的区委书记，穿了一件半旧的藍布长衫，也在人群里挤着，他一把拉着比他矮了半截的一个工人往街沿上站定說，

“胡子鶴，就在这里看，別往前面挤了。”

老胡点点头說，

“行！”

这天，胡子鶴头上戴着一頂咖啡色的旧烂絨綫冲天帽，因为点头的关系，那帽頂的絨球，还不时的顫动着。正在这时候，人群中間閃出一班鑼鼓，后面跟着十几个耍獅灯的。只見两只綠毛大獅子，張开着血紅大口，滾过来跳过去，直跟着两

只大紅綉球上下打轉。看得眾人眼花繚亂。走在獅燈后面的却是个耍武艺的。这个人約莫有三十岁，长方臉，堅眉毛，一对豹子眼，獅子鼻，长得中等身材，下面穿着黑布棉褲，上身却脫得精光，露出长得一股一股黑紅的肌肉。他一边走一边用一把雪亮的鋼叉在赤裸的胸口上，敲得“嘯、嘯”的响，鋼叉上面吊帶着几个小小的鉄环，他一路敲着，鉄环也就随着鋼叉发出“丁鈴当啷”的响声。而那根叉长又重的鋼叉便随着肌肉的跳动，从胸口滚到胳膊上，又从胳膊上滚到背上，从背上又滚到腿上，再滚到胳膊上。然后又用胳膊往上一挑，鋼叉便嗖地一声飞到半空中，的溜溜地轉个不住；一霎眼的工夫，鋼叉又从半空中劈了下来。这人却不用手去接，只用胸脯一擋，这条鋼叉又在他身上滚动起来，就像一条雪练似的蛟龙貼在他身上飞舞。街上的人都張大着嘴，看得傻了，一个个都鴉雀无声。只有站在街沿上的年輕小学教員郑世兰猛地带头喊了一声，“好！”接着滿街看熱鬧的人群才猛地一声跟着喝起采来。胡子鶴夹在人群中笑呵呵地轉过头来对年輕人說：

“郑世兰，你看这个人耍鋼叉多沉着！臉也不紅，气也不喘。……”

話还没有說完，只見那人把鋼叉輕輕放下，手里又拿起两个大鉄称砣，上面用粗麻绳吊着，他拉着麻绳一甩出去，大称砣往地上一丢，直把地上打了一个大坑，他輕輕把绳子一提，称砣就抛到半空，几十斤重的鉄砣跟着麻绳左右上下的直轉，越轉越快，只見一道白光裹着他閃上閃下，就象一陣旋風一样。大家看着，忍不住“噼噼啪啪”的鼓起掌来，掌声和鞭炮声混成一片。耍鉄流星的人收起大称砣，队伍又往前走。人

群也象潮水一样往前涌过去了。郑世兰还傻傻地站在那里，老胡拍拍他肩膀说：

“走吧，一会儿我们还要去文家市开工会选举会呢！”

郑世兰说：

“我想要打问一下这个耍武艺的人，你先走吧！”

胡子鹤奇怪地说：

“你打问他什么？”

郑世兰若有所思地说：

“我想打问打问这个人干什么的？什么出身？”

“他出身工人阶级，成份再好也没有了！”胡子鹤笑嘻嘻地说，“他的脾气也刚直……”

“那，我看这个人可以培养！”

老胡说：

“怎么？你培养他耍武艺？”

“不！我们干革命，搞赤卫队，也要有这种有本事的人，只要他思想意识好。”郑世兰把声音放低下来问：“这人的详细情况你清楚吗？”

老胡说：

“你要打问他，那好！口渴了正碰上卖水的。”

老郑笑着说：

“原来你知道他，那你快讲。”

老胡就一边走一边讲了起来。原来这人是本地的造纸工人，姓兰，名叫大昌。有一手造纸的好本事，力气又大，人家一天只能做到九十多块纸，他却能做到一百四十四块，不多不少，做够一石。因此，他在纸棚里算得是一个好帮手。工人们都

很敬重他。再加上他对工人们象亲兄弟一样，和和气气，为人又心直口快，因此上，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只是有一点，他性子太猛，好练武艺，爱耍刀枪，学得一身本领，十几个人近他不得。打起架来更是又勇又猛，不顾死活。就连平日开玩笑，对他动手动脚没有轻重，他也不在乎。记得有一次，他们纸棚里的工人林万冲，看见他端着碗在吃饭，就抓起旱烟锅，跟他开玩笑，朝着他的头上，用力就是一下，他也不在乎。好象没有事地说了一句：

“林万冲，你不要乱搞！”

旁边的人见了，说：

“这家伙的头怎么搞的，不晓得痛。”便顺手拿起一把小铁锤，朝他头上敲了一锤。这一锤，可打得这姓兰的冒火了，本来要发作的，后来一想，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学过武艺的人，难道还怕这一锤吗？便装着没事地用手在头上摸了一把，说：

“叫你们莫乱搞，再来，我可不客气了！”

开玩笑的人看见他不在乎的样子，吓得伸了伸舌头，一个个都悄悄地溜了。这事情一传开，远近七八十里的人都说他这姓兰的头是练过的，铁锤也打不痛。更有些好说大话的人，就夸口说他这头枪打不入，刀砍不断。个个人都佩服他，一提起他这头，就翘起大拇指，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做“兰铁头”。

郑世兰听得笑咪咪地说：

“胡子鹤，这么一个人物，对革命有认识不？”

老胡说：

“他工会都加入啦！介绍人就是我，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他的底细。”说完哈哈大笑。

老郑却一本正经地说：

“既然这人又是工人又有胆量，阶级觉悟又高，你应该多多培养他，在斗争中锻炼他成为骨干。”

老胡点了点头说：

“好！以后我把他的材料，写一份送到你们区委来吧。”

说着，两人就各自分手走了。

这边，兰铁头在庆祝会上耍了一通武艺，就兴冲冲地走回家来，一路上，敞开着打了补丁的棉袄，哼呀呀地唱个不停。

他跑得满脸油汗地钻进自己的茅草屋里。他婆娘正蹲在灶前拿着一杆吹火筒在吹火。因为柴湿，火生不着，烟雾熏得她眼泪直淌，猛抬头看见兰铁头回来了，就板着脸没好气地说：

“哼！你今天在岩前可出了名！还想着有个家？”

兰铁头一屁股坐到小凳上，从腰带上取出旱烟袋来笑着说：

“怎么？我要一阵钢叉、铁流星也叫你生气么？”他转过身看见他婆娘穿着一件蓝棉袄，袖子上打了几个补丁，从灶火口生气地往起一站，还是一脸的不高兴，便想开导她几句说：“你揭开锅看看！我们以前煮的是红薯，现在煮的是雪白的大米。这日子不是靠革命，我们哪里能翻身吃饱饭。今天开会庆祝乡苏维埃成立，耍一阵武艺有什么不好！你不要来败我的兴！”说完，站起来把旱烟袋往腰上一插，就直往外走。这时，他婆娘一见倒急了，连忙追上来一把拉着他说：

“我没有生气，你倒生气了！这时候还到哪里去？人家过年等你回来吃团圆饭，半天也不见影子。”

蘭鉄头这才笑笑說：

“你不早点讲清楚？过年吃团圓飯忘不了，我一定回来吃，这陣我要到文家市工会开会去了。”說完就匆匆地走了。

蘭鉄头走到文家市已經不早了，走进区工会一看，一間間屋里都在开会，他找到南边一間屋里，这里坐着紙业工会的人，大家七嘴八舌的正讲得起勁，他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只見区工会的委員长胡子鵠在大声讲：

“你們一个个发言好不好？”

他指着一个瘦瘦的工人說：“老王，你先讲。”

那人站起来說：

“我們选举紙业工会的委員长，要选一个胆子大、不怕死的人，才敢領头和漕戶老板斗争。”

人群里一下冲出一个小伙子，他用手一揮，大声喊：

“要这样的！我提一个，大家看要得吧！”

大家一看，原来是青年工人林万冲。大家也都认得。坐在他旁边的三十多岁的李石秋，大鼻子大眼睛，一臉黑黑的絡腮胡子，最愛說笑，人家都叫他李胡子。他敲着旱烟杆在一边提醒說：

“林万冲，你不要提出一条狗熊来啦！”

大家听着，轰地一声笑了起来，林万冲一本正經地說：

“是英雄是狗熊要大家来評。我提蘭大昌来做我們的紙工委員长。他这个名字說不定許多人还不知道，我說蘭鉄头大家就清楚了。就是今天在岩前鎮上要飞鋼叉的人。他呀，真是艺高人胆大！选他做紙工委員长，漕戶老板都会怕他。”

林万冲說完，远近四乡的紙工都議論开了，以前大家光听

設有这个人，多少人都沒見過他，今天在岩前虽說見他要过一陣鋼叉，人是有本事，只是沒見過他說話。人群中李胡子对着林万冲喊：

“你提的这个人，我听說過，是个好汉，我贊成！請他給我們大家說几句话吧！”

林万冲一听，就跑过去拉着鉄头。

蘭鉄头这人，平时人很随和，跟老板斗争的时候也沉得住气。可是这一次当着这么多人，不知道是太高兴，还是怎么的，他滿臉脹得血紅，怀里象揣了个兔子，跳个不停。林万冲几个人把他从角落里推了出来，他好象做新郎一样，站在大家面前，手脚都沒地方放。好容易他定下心来，想了半天才說：

“同志們，大家要选举我当紙工委員长，不过我第一，还不是共产党员！第二，还没讀过书，不会写，又不会算。怎样领导大家斗争呢？这不是我不肯干，实在是千斤担子不曉得从哪头挑起。”

站在一边的胡子鶴，早就有心要培养他，听他一說，便出来糾正說：

“你这話說得虽然实在，不过，話說回来，我們劳工人哪个又讀过书？有几个会写会算呢？至于共产党员，也沒有誰一生下来就是共产党员的，只因为我們是无产階級，就要起来干。只要大家抱着团体，把地主、資本家的威風打下来，革命就会胜利。这有什么好怕的！”

胡子鶴的話才讲完，李胡子也敲着旱烟杆过来劝他說：

“革命嘛，不能靠你一个人，大家来干，千斤担子万人挑，你只管放大胆領头，事事有我們！……”

蘭鉄头听了，觉得大家說的話很带勁。既然弟兄們选举了自己，看得起我，就該大胆地干。想到这里，他站起来把腰一挺，胸脯一挺，对着大家說：

“弟兄們听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只要大家出主意，叫我姓蘭的上山打老虎，下海捉蛟龙，我也不說个‘不’字！”

大家听蘭鉄头这一段話，等于是宣誓表示决心，由不得就一股勁地鼓掌欢迎。林万冲还在一边直嚷着：

“举手呀！”“欢迎呀！我們全体通过！……”顿时一屋子插满了胳膊，又喊又叫地鬧了起来。

二 打土豪鉄头上陣

自从蘭鉄头被选上了区工会紙工委員長以后，常常到文家市区工会来开会办公，就自然天天和区委书记郑世兰見面。这个郑世兰，他原是长沙第一师范的学生，后来入了党，派回乡来当小学教員，散播革命思想，暗地里发展組織。到現在苏維埃成立，他就負責文家市八区党的工作。这一天，正好碰到有一件事来了，他便笑嘻嘻地对蘭大昌說：

“蘭鉄头，你想不想吃肉？明天我們有条壮猪要杀。”

蘭鉄头以为他真的要杀猪，就随便应和着說：

“好呀！你杀猪我就吃肉呀！”

郑世兰摸摸脑壳慢慢地說：

“你听着！这条壮猪还不好捉，我打算請胡子鶴攪头，你去扯尾，把他捆来，还不許跑了。”

蘭鉄头这才知道郑世兰不是杀猪而是叫他去捉土豪劣紳。他一听壮猪这两个字，就觉得好笑，便欢喜地說：

“好呀！真想开斋，我手早就痒了。你說吧，叫我去捉哪个恶鬼，我給你捆来。”

郑世兰这时反显得为难地說：

“这个人有些武艺，人高力大，还有一帮打手，就怕你敌不过他。”

蘭鉄头一听，眉毛忽然直竖了起来，他把头上的青布包头一扯，露出一把乱鸡毛似的头发，把胸脯一拍說：

“哼！不是我說大話，十几个人！只要你說出来，我也叫他来无去。”

郑世兰一見蘭鉄头的冲勁，果然中了自己的激将法，心里暗自好笑，便說：

“这人就是岩前鎮上有名的恶霸地主肖紹荣，还是反动特务組織三爱党的头目。我們打开文家市的时候，他溜了，听說昨天他又偷回来了。你要有胆量去捉他，就和胡子鶴去商量一下。”

蘭鉄头一口应承說：

“行！我就去。这个流氓痞子，早該抓了，在他手里吃过苦头的人还少嗎？人命都好几条！我馬上就找老胡商量去。”說完轉过身来就走了。

蘭鉄头一直跑到老胡住的地方，“呸”的一声就冲开了房門，把門門都冲断了，一脚踏了进去。这时，屋子里面，胡子鶴正門上門躲在屋里看党内秘密文件。忽然見門“呸”的一声开了，冲进来一个人，吓得他一下跳了起来，連忙把文件往口袋里一塞。轉过身来仔細一看，原来是蘭鉄头兴冲冲地站在跟前，他出了一口大气，說：

“你这个冒失鬼，毛里毛糙的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有了情况。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推門落門的！”

蘭鉄头笑嘻嘻地說：

“剛才碰到老郑，他要我找你商量捉肖紹荣。我恨不得馬上就把他捆来。你說我們怎么去捉吧！”

老胡一听，原来是為这件事，想了想說：

“你先不要急，坐下来我們慢慢商量。”

胡子鶴是文家市造紙老工人，参加党好几年了。为人老成忠厚，細心，做事都有个盘算。这肖紹榮是昨天才溜回来的。区委会得了信，本来要派人去抓，一則怕去的人多了，反而惊动了他；二則估計他回来，少不了帶得有人，帶得有枪。所以要胡子鶴帶几个有智謀有气力的人，晚上去捉。现在他把这情况詳詳細細对蘭鉄头說了，蘭鉄头却是个性急人，看見老胡只是皺着眉头踱来踱去，便着急地問：

“你說呀，怎么去捉呀？”

老胡說：

“你也想想看。总不能把鉄錘去碰鋼蛋。要是能想个好計策，順順当当就能把肖紹榮捆来，不就更好嗎？”

蘭鉄头却吵嚷嚷說：

“这有什么难的？我們打进门去把他抓来，不就算了吗？”

胡子鶴搖搖手說：

“你不要嚷，再让我想一想。”

隔了一袋烟功夫，蘭鉄头看見胡子鶴还抱着头在苦思苦想，便耐不住地說：

“这太伤脑筋啦！太伤脑筋啦！”

胡子鶴一把按着他的肩膀，叫他坐下来，說：

“好了，我想出办法来了，你今晚就在我这里睡。半夜我們动身！到了肖紹榮家你不要莽莽撞撞，要看我的眼色行事。”說到这里，他就湊到蘭鉄头的耳朵边悄悄地說了一阵，只見蘭鉄头的眼睛骨碌碌地轉了几轉，象打流星一样，又惊又喜的直